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上

宋　袁樞　撰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 事見竇氏專恣 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　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

異數至螽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
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
竪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
彈正者哉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埶豫政
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

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
等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楊震上
疏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
等惶怖遂共譛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
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五事並見按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

聖政令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辟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令隄

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

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黄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黄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黄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真之操横爲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輙引分决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之書奏不省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

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務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稷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爲桀跖而務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

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

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閫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

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真高絶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

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戸璜等各萬餘戸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内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

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部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

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
嬖寵益横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竪宦充朝李固杜
喬既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
誅海内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
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毁示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黄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徼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
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
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中常侍單
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踰制內
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
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

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宫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内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

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
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
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
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
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

濟北界僕從賓客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挂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

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来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慱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閲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

酒色財也秉旣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
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
積宂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
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
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
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

九年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

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
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
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
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
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
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

梁冦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来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淸惡惡同其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
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
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
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
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
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
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

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
錄定策功封賞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兄子紹
為鄠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
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
之在周室見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
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勲之有
豈可横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
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

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㝢為司隸校

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禀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

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絶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顧陛下仰慕

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寔誅膺等復廢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

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

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抗儒焼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

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嘗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争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别葬懿陵武帝

開怨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温德殿東庭中

長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光禄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

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
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
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
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
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
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
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

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

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誅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釁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歸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彊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

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

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冦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

歸田里康績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黄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

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官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

果毅秪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
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
蹇碩懼出勲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
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
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
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
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

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

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

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

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

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
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黄
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
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
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内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
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
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
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

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
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
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旻部曲皆歸於
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
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
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
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
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

署祭酒甚見敬重擧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